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於宫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頴長四寸半真可喜也　詔提舉淮南鹽事蔣璨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故命璨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　兵部侍郎

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　帶御器械錢愐兼權樞密副都承旨　直龍圖閣知建州魏矼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奬仍免表賀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二年五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同此匯河南人也

辛丑詔湖北安撫司統制官單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衛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炤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為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　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輯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綦崈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是月庚子）令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飡錢官給筆劄（賜飡錢在七年三月今併附此）　左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

道觀李友聞卒友聞子儔俅既臣劉豫皆仕為要官朝廷不奪其禄養冀其招來之此以紹興四年十二月詔書修入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吕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叅議軍事以張浚言調法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叅議軍政故也　詔新除給事中晏敦復不俟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言者建請相妨　左宣義郎左時充樞密院編修官時自敕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已

酉石公撰請相妨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為御史臺主簿八月壬寅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荊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荊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闤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

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徽猷閣待制 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為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遄又用之此亦與石公揆建請相妨

直徽猷閣知荆南府薛弼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 右朝奉大夫曾慥為京西路轉運判

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慥以親年高辭不赴　夜地震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
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
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
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　祕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
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誠
篤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

檄箴銘記賛頌序為十二目實為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専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於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温厚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畧如見行條法所

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申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年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
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冲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於新會縣之三竈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官八月己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

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
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
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惴恐而才綿薄終恐上
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諭軍器所初緣李志道
措置得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
起治事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鼎曰
惟其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禮部尚書李光引疾求去
罷為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户部侍郎王俣兼權禮

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厄敵偽相挻軍旅方興賦役重困瘠瘵恫矜未知攸濟廼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讟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揺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内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究繫禁苛擾毋倚法以

削毋縱吏為姦惟兹卿士小大協恭各祗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廵按故也浚以為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

不遠浚以方畧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此以浚行狀增修但熊克小歷繫之五月恐太早日歷浚奏已擇定六月中旬渡江前去淮甸廵按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遂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養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

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弅言閤門官係三十員爲額不閑其有廢事今淵欲添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添員闕其自行陳乞額外官者重寘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弅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進呈在是月甲寅

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嵊縣令錢塘對移餘姚縣丞塘馭吏嚴邑吏二百餘人訟其過於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彊日

久兹實亂階不可不治而墉不能潔已徒務淫刑逞其盛怒論决之際渠水為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彊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墉到官半歲所决遣吏民二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為墉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勘官司照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踈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諤修建行宫畫一録黄上曰敦復所論如何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為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為先他時廵幸粗庇風雨足矣於是鼎未欲上幸建康故對語及之

事祖在今年五月丙戌按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葢有所指也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從所請也　命太常少卿何慤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

而遣之　左廸功郎祕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
敦儒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　直徽猷閣知鎮
江府李謨陞職一等時都督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辦無
闕故陟之　權川陜宣撫副使邵溥言本司提點諸房
文字王偉隨軍調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尾九
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制造軍器二百餘萬
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
詔許換給當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

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提點文字使臣何預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　白身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陜也佃以言邊防利害授初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闕送尚書省指揮既易真命遂以佃知廣安軍七月乙酉

乙卯觀文殿學士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武節郎閤門宣賛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黄州　詔

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糴本關子而榷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瀚若押印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請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旱

則更無可擘畫大率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匱乏望歲之心尤為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曰少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做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非曰為國根本之計莫大于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地利太上皇于斯二者無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

地利也紹興之初兵爭未解調度百出取給于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採羣議遣使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幾徧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田易收息龍及柴薪物價為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邉江巡檢田易宜取商旅情願民瘼

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毋易強市者使臣停官時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縉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以靖衆志薄賦斂以寬民力為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大使

李綱亦列八事奏上朱勝非秀水閑居録是月地震手詔求言勝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有自行朝至湖者為勝非言大臣無所論勝非始不信後數日邸報論地震一疏云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浙江監渡使臣阻節往來諸軍回易擅增物價能去二害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實也於是降旨追使臣送獄立法禁回易強市勝非歎駭累日更不敢奏時趙鼎作相植黨如山無敢言者勝非所云即綱降出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賴朝廷寬恩未加賦役故零丁殘民漸

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急察郡守數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無事不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助朝廷調度之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葺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諭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

必罰而已刑固不可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卿等於此且更留意鼎曰近時贓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七月甲戌有旨沿江州軍係太平江池鄂岳州興國軍

中興聖政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貸一贓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為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

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甚哉高宗之意盖欲以殺止殺者歟

遣金部員外郎霍蠡往岳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糧乏故也　忠翊郎湖南制置大使司親兵左部統領軍馬裴鐸遷一官兼閤門祗候用呂頤浩奏也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鐸與統制官步諒招捕悉平之吉川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衆數百人為寇鐸擊破之權棄仗遁去鐸本馬擴部曲以勞

板授至是正命之繹十二月乙未補正

已未秘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乎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書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為治皆視上之趨嚮爾願詔諸路監司舉劾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

以違制之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竊弄事權蠹害軍政也七月丁丑降詔獎諭

庚申右宣義郎趙侁為太府寺丞侁抃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　湖北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鹽之利常平之法專一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比因盜賊累年為害如本路州郡吏私移用或申畫朝

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支用錢米盡淨申乞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何欲乞自今後兩司錢物應申畫展限及除破并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并一面支取指揮並乞行下本司覈實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實要用及無可樁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從之寅秩建陽人也　直秘閣知真州趙尚之左朝散郎通判真州李洞並罷洞仍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訟

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別無贓汚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令廣爲閬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詔以曾布記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聖以來奏對語録真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正論事見去年四月庚午趙鼎奏令紆親賫布真蹟赴行在八月己酉俄除知信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惇代賫赴闕八月丙寅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丁亥未上而紆

卒十月戊辰至是始以其真蹟上之紓言先臣以直道事三
朝知無不言自紹聖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倡為傾
摇廢立之議而蔡京蔡懋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
及宣仁聖烈皇后獨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
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阼欽聖
獻肅皇后垂簾之初親於簾前稟問本末欽聖聖語力
辨謗誣至云宛他孃孃豈有此意親書記録首尾具全
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之史官考驗真蹟修定信書除

四十年蔽蝕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惇一官賜銀帛百匹兩（八月戊戌）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熊克小歷稱吏部郎官黃祖舜乞堂除縣令按祖舜今年七月始自監丞遷屯田郎官克恐誤）翰林學士朱震言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干邦憲選任郡守使牧其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

其說有二越人勁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報農事既畢則徑度潮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㓹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歛無藝小民無告橫遭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浸多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可治者臣顧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巽懦不職無益於民者一

切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恵之吏忠厚愿慤之人興時治迹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奬勸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於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别置一軍屯於潮州姦盜之心自息於冥冥之間不待誅鋤勦絶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為矣至於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于軍伍者為之如是

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　侍御史周秘言臣近見川陜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户自陸路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户自運之費水運稍速其行

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為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為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謂大將為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絶固其所當慮漕臣為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般運之遲速但當前告以期限不當

取之於倉猝恊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陜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為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寛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聞奏

壬戌顯謨閣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崧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弅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禄官為序

弅奏與義崧卿皆故從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目為序
上許之弅奏在七月己巳與義嘗為給事中服金帶至是更服
舍人服上諭曰朕當以卿為内相　左朝請大夫陳公
輔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用范冲薦對也　左奉議郎江
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體純罷體純初為張浚所
辟今年四月癸卯吏部審量當敦減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體
純以助軍補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畏
避討論遂隸名軍中望罷之令浚改辟上曰當如所請

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為大將幕屬邪於是體純依例追四官改正出身而體純在浚軍中如故（體純追官改正出身日歷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體純自右承務郎用淮西宣撫司功賞轉官）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肆百户浚出按淮甸故降制加恩焉時浚客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貽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

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來往鼎曰亦縁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　左從事郎范如圭為祕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謚忠肅故右賛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謚莊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為之請

至是賜之日歷六月十三日廣東經略司奏乞為二人賜謚無帥臣姓名按連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二

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事祖見建炎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至一百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沈　齊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謄録生員臣陸　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秋七月按是月丁卯朔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乾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具餘干繫一切疏放詔本路憲臣躬親廵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南已得指揮

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官制學士二員今已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

起復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酒務先是韓世忠遣桷陳乞淮陽功賞而桷以空名印紙增填其從行吏士冒賞者衆為世忠所劾故黜之是月丁丑降詔獎諭既而桷言當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制曰嗚呼為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肝食宵衣亾以為此日者頒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大效孰能為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於時為郎田部知其

曲折其以少農遂董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實其惟勉
勵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於
是實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緡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土
豪充監莊假守闕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劵俟秋
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
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
從之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陜諸州應奏及刑名疑慮等文
案許制置大使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 故檢校少

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繪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宣仁聖烈皇后之上實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繪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惇卞沮格遺恩為言遂有是命（公繪紹聖二年十月建節）

癸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　直顯謨閣提點台州崇道觀張燾守起居郎　右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

范沖薦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絶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為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廸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為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批度牒事日歷不見日月劉長源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必在此後也當更求他書參

考之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　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　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黄次山並為吏部員外郎

左奉議郎范璿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璿知甌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矼以聞上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廕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黄祖舜守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　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奬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閙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尚伏望特降詔奬諭因使今日之

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勘給
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
立功則强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淮西事見六月
已未淮東事見是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
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擴丁母嘉國
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　殿中侍御
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聖訓措置科歛之

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承買外如糾定衆戶湊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䘏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數欲乞以承買納錢者令諸縣别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斂即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湊數事不見日歷因公揆奏表出之公揆又訪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為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羣起攻之以為盜斯民無訴有失朝

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鹵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為已功侵漁擾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預行戒約皆從之

已卯翰林學士朱震乞廢靖州為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處尤為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為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儻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歷震劄子以此月已丑行下疑是差十

日　尚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甫至行在上召見而命之　監察御史黄珪罷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御史臺主簿閻邱昕守監察御史　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庭堅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宫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寖不可長

宜亟出之卨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偽齊録載偽詔云江南依前倣傚宣和間所為寵任內官馮御藥等令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妾并鶺鴒鵓鴿之屬與馮御藥等蓋即綱所得也臣謹按日歷上一聞益交關外事即斥去之則豫之誣罔聖德可謂無忌憚者矣其書頗行於世故不可不詳辨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卨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

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此以日歷及趙鼎事實喻樗記趙鼎逸事參修但樗所記謂鼎與張浚同進呈則誤按此時浚在淮上疑劉綱自行府繳奏而鼎進呈耳熊克小歷稱趙鼎意益未戢言於上前今

參考書之

辛巳都省言人户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税仍免倍税又斷罪人户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尚有未曾趁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降投契指揮日歷未見月日

是日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準備將趙樽等偕從馮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使人邀請艤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

鄂渚其疾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伏久之而去　熊克小歷六月

壬子詔荆南府依例帶湖北安撫使時已召襄陽帥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速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徑趨入境晨未起巳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揭榜犒師彥遂統之以行按荆南先除薛弼六月乙巳改用王庶所謂帶經畧使者乃庶也但此時庶未到而弼先至荆南交割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八字軍不樂赴行在他書皆無此說更當考詳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　淮西宣撫司參議官

韓進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嶷復左中大夫與宫觀仲嶷上疏稱述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秘乞諸路疎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繻之

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秘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令一縣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贓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弅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贓不法等罪為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禁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行下弅奏請在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

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罷黜陟後以雜功遷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索改正若委有勞績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　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邵隆知商州並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畧商虢金

均房安撫使柴斌俟浩至日赴都督行府涇原經畧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畧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再任用席益奏也　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機宜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陞直寳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　直徽猷閣川陜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進職二等忠翊郎閤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擒並

為右承事郎扶撝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鵬舉再任廣德在巳酉

詔營田課子除樁出種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巳後即中停均分自

令請佃官莊倣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疆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為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於甲令然自艱難以来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漫不可推令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顧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爵奉祀不怠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俁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

難以施行事遂止

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𡚁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歛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畧謂今内侍猶以奢侈相勝賓友燕集尚有宣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

矜財用節於陛下之一身所省幾何而蠹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奪韓信兵柄於成皋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内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是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推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蹕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内

居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内重外輕强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於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為妨事而禁衛益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别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實果於衛上者為殿帥庶幾首尾無顛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令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患久次而求去其

請外也不在於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為身謀也非為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復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故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為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為背公營私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子賣户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建言以為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為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革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欲

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左右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可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而行若猶有疑焉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則未嘗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尚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尚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褫一官一資是以

敗為常以無勝負為功不復為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令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兹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為法以唐明皇為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

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閲諸軍之兵

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年雖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十必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萬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學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於今者勒為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則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孱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實而又減宫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

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柰
何閱日寖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
而摧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
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驚而負
兵器齎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
足或械之囹圄或監之邸肆纍纍然如以長繩聯狗彘
獄吏執箠而隨之路人灑涕為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
䘏為民者何苦而為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

勝計流民散徙而為盜賊盜賊招安而為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此由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兼行於近裏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為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又害之欲乞營田只行於江北所有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為假貸以招復逋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為

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為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唯其賢在内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闕照鄉貫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勅委縣令稽考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為四等應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盡以三年為任未滿不得遷

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考課條中事件而别為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叙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

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删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别與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益以待資望未深初名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

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畧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廸功郎權滁州軍事判官林珦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　權户部侍郎王俁言近年以来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翫習太甚恬不為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

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責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寔者逃閣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于懈慢或出于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

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尚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自餘嚴立之期尚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廸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脚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為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税帶納

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尚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切惟光為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賑卹昭示四方

為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
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
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絶如此朝廷特恩不
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
為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産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録文字甚
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
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録有身見者有

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畧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輙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

治道亦多矣於是沖裒為十冊上之其書令行於世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于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陜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

之　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讎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

怛乎于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為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于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尚

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鵠六發四中　直秘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學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

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歳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建炎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郢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

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
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
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
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
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
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
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
言軍務惟錢糧最為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

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為出公私無由困弊即令公私俱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與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明年四月末蓋誤

甲辰手詔曰廼者強敵柰常阻兵軼界兩宫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為人之弟而鴒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匕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兹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歸浚到行在未見本日日歷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放告謝蓋

浚以内引故修注官不書也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臯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趙鼎事實曰是秋探報實有南窺之意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張浚先在江上已令張俊城盱眙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為之

鼎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每為上陳其利害云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宫留守司予決内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修武郎王恪為閤門祗候知隨州　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義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潜以所部精鋭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

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慤引嫌力辭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知巴州勾濤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沖薦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　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為巡幸隨駕都轉運使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

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宫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宫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趙甡之遺史云秦檜為行宫留守張浚薦之也初與孟庾皆除留守而同為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為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為副按二人同日並除而檜先入謝庾後數日方至又除日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降旨秦檜孟庾並日下供職與甡之所云全不同當考

詔景靈宫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

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兄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廵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黄潛厚卒　詔

侍從官吏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户部侍郎王俁先往平
江措置于是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
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工部侍郎趙霈起居郎
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
史趙渙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貟外郎徐林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廸編修官孫汝翼吏部貟外郎
黄次山鄭士彦户部貟外郎周聿比部貟外郎薛徽言
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黄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

禮部尚書霈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秘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錡與管軍觧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為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按耿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尚書兵部

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畧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詔以聞從之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為漕臣逄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成法寺當昌寓

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郎以鄧洵仁繳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為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横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事祖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鸞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恐所過州縣帟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

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已功不卹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為侈費若排辦大過有苦于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陜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秘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為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

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為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彦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説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内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令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

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執中黨籍餘官第七十五人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于溫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淔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閒如此行之日歷無此令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尚書省應給降勑劄並依舊式給降內勑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直徽猷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守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

言扈駕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
未暇故也　左朝散郎馮檝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　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
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
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韋淵為德慶軍節度使
充觀使　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
紬絹之半盡令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

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二石戶部勘當到事理日歷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繪乞不收頭子錢劄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白身吳琰補保義郎琰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　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

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為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閒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保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謀弒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廼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為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

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為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

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為獻伏異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為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内智能才徳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

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彦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遠小二字

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寘臺

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為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憎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榷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歷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真為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為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

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　進義校尉陳晟為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　武節郎王逵除名虔州編管逵崑山人以朱勔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詬詈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　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郁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

勾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諭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曰稱邠端坐廨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為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錫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　詔左司郎官樓炤兼權中書舍人

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檝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檝兼職據檝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狀結銜如此而日歷不書當求别本參考是日偽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臣武德郎閤門宣賛舍人韓適坐降一官適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

中不許叅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已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秦檜言伏覩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鑾輅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庾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

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　秘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九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　右中奉大夫知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吕頤浩言祖宗以来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為博白縣隸璦州龔州為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

償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

是月詔榷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馬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左宣教郎遂寧府府學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聚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

審慮大略言敵勢方堅吾寧未復於兩河而不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事戰未必為是而和未必為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厚之元孫也之元眉山人故衛尉少卿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其時按令年六月下詔求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此月末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黄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名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税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　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涣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涣之言無之又問户口幾何涣之不能對言者論涣之儲偫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涣之和借塗金

溺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湊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已已次皂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

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 直秘閣王�韓瑛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 權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各罰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衛內乘使為侍御史周秘所劾也

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推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　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　是日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節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

孝純自言得其陰謀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攜宋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學務令精肖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得以肆其狠毒矣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事見三年九月乙卯羅誘上南征議事見四年七月盧偉卿乞師

李成獻策事並見四年九月　徐文犯通泰事見三年五月辛酉　防俠士禁商販之可為軍器者並見前　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觧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贖前罪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　故孝純及之孝純所上書偽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于今十年以年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

西犯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犯之前令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偽尚書左僕射按偽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偽相乃劉麟張昂為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輦于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宫賜百司沐浴三日

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燕世忠令入内内侍省都知黄晃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歷不

書世忠入見但于今月十五日
書世忠辭免御筵今併附此　起居郎張燾兼權給
事中　秉義郎郭彥卿忠翊郎行營中護軍準備將韓
瑶並為閤門祗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瑶向在
川陜宣撫司嘗獻陳法頗有可采也　武翼大夫閤門
宣賛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撫問江東
淮西宣撫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　詔行在職
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歛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陜宣撫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繫銜始趙開于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

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詔臨安府百司行移並增行宮二字　行宮留守司奏以秘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秘書省正字胡珵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辟令聯書之

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迨請也一曰封樁禁軍闕額錢二

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耆戸長雇錢四曰經制頭子錢五曰贍學租課錢於是歲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追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㫖官二員並理在任月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㫖推恩　右朝請大夫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吕聰問直秘閣以樞密院言聰問在閩中招捕海賊鄭廣宣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奬諭致遠賜詔在是年甲

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即發回

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　岳飛以孤軍無援復次鄂州　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固除郡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令廌交互赴行在　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

詔行宫户部賜帛寵之自昭江山人也　直秘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　降授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彦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秘閣范正已知衢州彦欽等始為吴玠所劾送潼川府治罪而中書言别無合勘事理故以郡守處之事祖在去年閏二月是日左司諫王縉入對乞江浙人户預以米斛折納紬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子縻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以

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日因縉上殿附見

乙酉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彦免持服彦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解官不許仍趣還引對時左武大

夫康州刺史种潛為彦中軍統制官從至行在詔潛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潛師中子也彦入對潛遷官並在十月

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為太學正坐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停官興元府覊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　詔宜州守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戸部侍郎王俣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

行詒俣落權字敦復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在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京秩者五人其後俣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户刑房已下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詒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俟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壻也故改命之尋詒子諲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俟兩易子諲乞還政不許子諲與俞俟兩易在十月庚子乞致仕不允在戊申令聯書之

命户部員外郎霍蠡就鄂州置司專一

總領岳飛一軍錢糧　左承議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渲陞寶文閣直學士以中書言子渲應副岳飛大軍及行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判官逄汝霖令再任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名不至　右朝請大夫知處州呂丕問直秘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悆直徽猷閣知衢州

吳草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丕閎等究心郡政吏戢民安故也　温州進士張頠名赴都堂審察頠瑞安人以歳旱民饑率鄉人就陶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士章誼時守温州上其事于朝且言頠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秘閣秦梓知台州　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内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頃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

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寛以數年之限歲選强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　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偽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田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為已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晟以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

求兵為援且乞先冦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獘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瀋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

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為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為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叅議又以故叛將李成據李大諒征蒙記成此時為偽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知鄭州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壖先以二

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内殿三日條上禦
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
軍盱眙泝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
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
帶皆無車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
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弅言陛下雖當廵狩必載廟主然近

歲時享徒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令陵寢尚淪偽境歲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祗事神靈之意從之　都督行府擬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賞格五十人已上守闕進勇副尉三千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為諫書耳

何俌龜鑑髙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櫜鞬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唐鑑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左司諫王縉言竊見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數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為墳院乞免科數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況又前宰執負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

合科之物均之下戸非官戸同編戸之意也詔戸部申嚴行下　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為御史坐秦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　進士何疇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城都犯邕管名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

和謍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却馴象賜勑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為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為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猥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金人地名考證

貝勒原書作孛堇誤改見卷一

烏珠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